



【刊前絮语】

## 稷下学宫与雅典学园

□徐静

纪连海在一次论坛中曾自爆中学时代的“疑惑”：“百家”不过儒、道、墨、法、名、农、杂、阴阳、纵横、小说十家，非要说“百家”是不是夸张？就这简单的十家代表人物，那时既没有汽车，也没有火车，天南海北，想见个面都很难，还怎么争鸣？

后来，纪老师学到稷下学宫，才知道真的曾经有过“百家”，而且这“百家”真的曾经“争鸣”！才知道，这参与“争鸣”的“百家”，居然就生活在方圆不足5平方公里的土地之上！才知道，这块方圆不足5平方公里的土地，就在曾经辉煌了八百年的齐国都城临淄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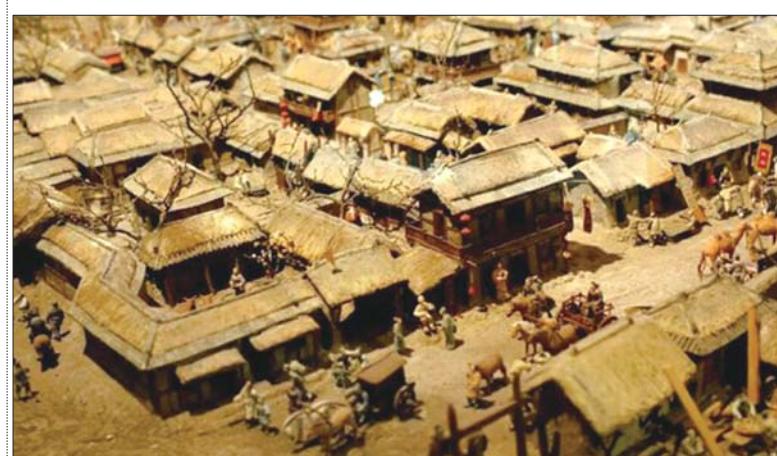
今年的省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，要建设好曲阜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示范区、齐文化传承创新示范区，主要举措之一就是建成开放孔子博物馆、研究建设稷下学宫模拟展馆。作为山东文化的主脉，孔子在大成殿的甬道开设杏坛以六艺而教众贤，代表着鲁文化的严密性、体系与独特性，而齐国在稷门建高门大屋以成百家争鸣，体现的则是齐文化的前沿性与多元化。

本期“人文”就来重点介绍一下稷下学宫。最早的国家社科院、政府智库，古代公立大学的先驱，博士制度的先声……形容稷下学宫的名头实在是太多了；讨论、游学、社会实践……稷下学宫实施的教学形式也真够超前。百家争鸣取得的成就更是不胜枚举：稷下先生编辑、整理了我国古代最早的政治管理百科全书——《管子》；孟子融合齐文化的民本思想，提出了影响中国2000多年的“民为贵、君为轻”的“仁政”主张；荀子曾三次担任稷下学宫的领袖——祭酒，其礼法结合、王霸并用的政治理论，奠定了中国历朝治国模式的基础……作者张九龙认为，正是稷下学宫独有的自由、开放、包容的学术氛围，促使学者各抒己见，才形成了战国诸子百家的一座座文化高峰。

这个文化地标不仅在中华大地独一无二，在同期的世界文明史上还有着神奇的呼应。早在20世纪之初，晚清国粹派人士邓实在《古学复兴论》中说：“周秦诸子之出世，适当希腊学派兴盛之时，绳绳星球，一东一西，后先相映，如铜山崩而洛钟应，斯亦奇矣！”有人说，那个时代真是智能大爆发，古希腊的哲学家在希腊海边思考的时候，印度的哲学家在恒河的岸边打坐，中国的哲学家在黄河的岸边散步。

余秋雨在《中国文脉》中说，雅典学园和稷下学宫，在名称上可算是亲密对仗。柏拉图创建雅典学园的时间，比稷下学宫的建立大概只早了二十年，应该算是同时；孔子去世后十年左右，苏格拉底出生；墨子比苏格拉底小一岁，比德谟克利特大八岁；孟子比亚里士多德小十二岁；庄子比亚里士多德小十五岁；阿基米德比韩非子大七岁……“人类历史那么长，怎么会让这么多开山立派的精神巨人，这么多无法超越的经典高峰，涌现于一时？”这个问题真是个“天问”。

稷门之下，系水之侧。两千多年前稷门旁的官道野径，路边的农人也许能看到许多学子，或乘木轮车，或踏麻鞋，从四方赶来：淳于髡、孟軻、田骈、环渊、鲁仲连……还有成千上万的学生。两千年后，积极研究建设稷下学宫模拟展示馆，也许可以用更直观的方式拉近我们与稷下学宫的距离，让更多人领悟：山东乃至中华文脉，都与临淄老城门下这处曾经辉煌的文化建筑群有关。



# 百家争鸣之地 古代大学雏形 稷下学宫

□  
张九龙

“研究建设稷下学宫模拟展示馆”，今年的山东省政府工作报告再提稷下学宫。这里是战国时期百家争鸣主阵地，最早的国家研究院和政府智库，最早的公立大学办学地。150年里，学士百千，流派纷呈，它是东方的雅典学园，也是当时全国文化交流中心。稷下学宫，成为2300多年以来，齐鲁大地的文化地标。

## 田氏代齐 依靠人才强国

跨淄博临淄区与潍坊青州市两地有座海拔仅171米的小山，据《齐乘》记载，此山曾建有祭祀“五谷之神”后稷的祠堂，故而得名稷山。齐国都城临淄的西门也因这座山而被命名为稷门，著名的稷下学宫就位于稷门附近。1943年，一块刻有“稷下”二字的明代石碑在这里得见天日，一同出土的还有不少战国时期的瓦当、石砖，深藏地下两千多年的稷下学宫遗址终于现身了。

稷下学宫的创始者是田齐桓公。需要说明的是，此齐桓公并非“九合诸侯，一匡天下”的春秋霸主齐桓公小白，而是田氏代齐后，田齐政权第三代君主田午，也就是初中语文课本《扁鹊见蔡桓公》中那位因为讳疾忌医，最终病入膏肓的蔡桓公。

田氏代齐后，新政权面临重重困难。田和称侯仅两年就去世了，随后的齐废公田剡也没有多大作为，最终被弟弟田午杀害并取而代之，所以田齐桓公田午这君位来得名不正言不顺。此时齐国外部的魏、赵、韩三国虎视眈眈，内部的政治经济状况也不景气，正是用人之际。于是田齐桓公下令在稷门附近设立稷下学宫，招揽天下贤士，聚徒讲学，目的是为自己出谋划策，巩固田齐政权。

不过，稷下学宫真正开始聚拢人气，是在田齐桓公的儿子齐威王时期。齐威王初即位时，喜好声色，饮酒作乐，常常通宵达旦，不理朝政。后来在邹忌、淳于髡的劝谏下，痛定思痛，进行变法改革，齐国逐渐富强起来，出现了司马迁笔下“齐临淄十万户，市租千金，人众殷富，钜于长安”的繁华景象。

俗话说有钱好办事，家底厚实起来了，齐国对稷下学宫的投入也大大增加。稷门之外修起了康庄大道，两边建筑府邸林立，高高的大门，宽阔的房屋好生气派。齐国的尊师重道之举很快就名扬在外，引来各地贤士前来落户，一时人才荟萃，齐宣王时更是达到了巅峰，出现了“致千里之奇士，总百家之伟说”的盛况。

从田午执政时初建到齐威王在位时的初步兴盛，再到齐宣王时期的鼎盛、齐国末代君王田建时期的衰微，直到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灭六国统一天下，稷下学宫在中国历史舞台上共持续了近150年。

## 英才云集 组建社科综合体

稷下学宫被誉为最早的公立大学，其实这只是它职能的一个侧

面而已，用今天的眼光来看，稷下学宫堪称是集政治、学术、教育功能于一体的巨无霸式社会科学综合体。

齐国君主创办稷下学宫是利用天下贤士的谋略智慧，为其完成富国强兵、争雄天下的政治目标服务，贤士们对此亦是心知肚明。因此，但凡能来到稷下学宫的人，都不是消极遁世之辈。他们有着积极参与政治的现实功利思想，高谈阔论、竞相献策的根本目的，是期望自己的“提案”被齐国君主采纳，从而施展政治抱负。齐国君主们也经常针对治国理政遇到的问题来咨询先生们，所以，稷下学宫首先充当着齐国政府智库的作用，相当于齐国的“政策研究室”。

齐国做事总是大手笔，除了一流的硬件设施外，稷下学宫高标准的人才引进待遇更是令当时各国望尘莫及。对于寻聘和自来的各路学者，战国时期各国都以士相待，齐国却根据他们的学问、资历和成就分别授予客卿、上大夫、列大夫以及稷下先生、稷下学士等不同称号。

先秦诸侯国中，在国君之下有卿、大夫、士三级。由此推断，稷下学宫的客卿相当于享受齐国“副总理”待遇，上大夫和列大夫也得是享受“正部级”和“副部级”待遇，齐国对学者贤士的尊重可见一斑。况且在当时，能得到稷下学宫评定的高级职称，本身就是无上光荣，受列国认可。所以，稷下学宫又有敬老崇文、统战联谊的功用，相当于齐国的“参事室”。

稷下学宫在其兴盛时期，曾容纳了当时诸子百家中几乎各个学派。儒家、法家、道家、墨家、名家、兵家、农家、阴阳家、纵横家、小说家……汇集了天下贤士多达千人左右，其中著名的学者有孟子、淳于髡、邹衍、田骈、慎子、申不害、荀子等。这些人都是真正的业界泰斗，我们所说的百家争鸣，很大一部分的成果都是产自稷下学宫，也就难怪它能与同时代的雅典学园齐名了。可见，稷下学宫不仅是当时齐国的“社会科学学院”，而且也是当时整个中华地区的文化交流中心。

海内外学者精英云集，自然引来不少慕名而至的年轻后生，对于这些充满求知欲的有志青年，稷下先生们总是不设门槛，倾囊相授。没有考试，也没有确定的学制年限。收什么样的学生、教授哪些内容、怎么教授、什么时候结束学业，完全由稷下先生自己做主和安排。

讨论、游学、社会实践，这些洋气的教学形式在稷下学宫里早就司空见惯。言传身教间，稷下先生又为列国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学者和公务员。稷下学宫这所齐国“社科院大学”，算得上是中国古代公立大学的先驱了。

## 海纳百川 成就文化高峰

作为东方大国齐国的国都，临淄的富庶繁华无与伦比。学识渊博的稷下先生们乘着豪华的马车来来往往，众多的稷下学生跟随着进进出出，想必也是蔚为壮观。稷下学宫好似一棵蓊郁的梧桐树，招来了众多身价高贵的金凤凰，当时各学派极负盛名的76位先生，在这里享受着至尊的礼遇。号称“稷下之冠”的淳于髡曾贵为上卿，被赐予黄金千两，革车百乘；孟子被尊为客卿，每次出门都“后车数十乘，从者数百人”，阵容相当豪华。

但是，贤士既然能称为贤士，自然不会单纯为了名利而长期委身于自己不喜欢的地方，稷下学官能够持续繁荣150多年，显然还有许多别的原因。

一边吃着朝廷俸禄，一边保持独立自由，在等级森严的古代社会，稷下学宫简直是神一般的存在。这个问题上，齐国君主颇有智慧。稷下学宫的游戏规则是，学官里的诸子不任官职，没有实权，因此不必对自己的言论负行政责任。古籍中记载他们“不任职而论国事”、“不治而议论”、“无官守，无言责”等，都说明了这个特点。当然，稷下学者中亦有个别人偶尔被邀请参与过一些外交事务，但仅是临时性的，顶多算友情客串。

包容是稷下学宫的仪轨，人与人之间，学派与学派之间都是如此。在这里，职称头衔的分配，对各个学派雨露均沾，尽量一碗水端平。故而，学者彼此没有违心之说，没有一言之堂，不为权威者所垄断，不为善辩者所左右。诸子百家言论自由，畅所欲言；学术自由，著书立说。“王霸之辩”、“天人之辩”、“人性善恶之辩”、“义利之辩”、“礼法之辩”百花齐放，创造了中国古典学术的辉煌。

同时，稷下学宫又是极度开放的，对学术“大牛”尤为如此。你来我欢迎，你走我欢送。荀子“年十五始来游学”，70岁左右离开。其间，他曾三次担任稷下学官的祭酒，相当于今天的大学校长，因齐国政治动荡，中途又三次离开齐国，先后到楚国、秦国、赵国谋求发展。来来去去，去去来来，稷下学官依旧对他敞开胸怀，祭酒尊位随时虚位以待。从一个着青衣长袍的翩翩少年渐渐成长为谦谦学者，时光荏苒，在荀子眼中，稷下学宫的魅力却从未削减。

“齐王乐五帝之遐风，嘉三王之茂烈；致千里之奇士，总百家之伟说。”1400年后，司马光在《稷下赋》中如此讴歌。在自由、开放、包容的稷下学宫里，学者们高谈阔论、各抒己见，形成了战国诸子百家的一座座文化高峰，也成为齐鲁大地乃至中华大地独一无二的文化地标。